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洲平江諸處防拓

內外嘉熙三年

照對臣一介庸虛猥叨選擇建閩浙右千里邦
畿同以鎮靜為第一義但據諸處探報賊今
歲入寇蚤於常年而窺伺淮東之意尤銳以形
勢言之通州警則平江急揚泰警則江陰常州

急真楊警則京口急而海道不虞之慮又不預
焉以口岸言之則通之狼山可以渡平江府福
山陽之柴墟可以渡常州魏村泰之石莊可以
渡江陰軍中港而支流派港可以橫截徑渡之
處又不預焉凡此要害之區舊雖隸松江制司
然叅以松江制司去歲具申密院公牘備述江
防布擺之詳止謂以建康為下流當塗為中流
池陽為上流而京口毗陵平江嘉興江陰五郡
無一畫及之則折柳之防豈惟浙郡未嘗措置

雖沿江制司亦往往窘於事力之褊短有不及
措置者矣夫以積久無備之數州而有上下數
百里江海之憂責譬急之際固未有無兵而能
守者也而臣科料所部軍籍以言乎步軍則鎮
江都統司元額計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開
禧間胡海之變盡招其徒為軍曰敢勇曰精銳
曰武鋒通一萬六千人屯駐維揚嘉定間賈涉
在淮東鎮江諸軍之戍淮東諸郡者四十三十
有五人涉申聞于朝就令移家永戍於是都統

司之軍其去者已二萬零三十五人吳縉因江
淮諸郡競欲募軍朝廷又割都統司之額以與
之揚州曰強勇軍五千六百人淮安州曰左右
軍一萬一千人淮陰縣曰水軍江千人泗洲曰
歸附義士軍一千四百二十一人青平山曰雄
邊軍一千人瓜洲曰防城軍一千二百四十七
人鎮江曰水軍五千人通計三萬二百六十八
人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共五萬三百單三
人矣其在塞者僅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人而又有歲戍淮東諸郡縣之軍計四千九十
三人係於在寨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之中
選其強壯以供征役於是實在寨之人纔及八
千餘人而老弱者在馬疾廢者在馬諸色合千
人以至倉場庫務職字與夫軍掛探鋪應干差
役皆在焉於是都統六軍雖曰元額六萬二千
五百七十九人其實無一人可以為江南警急
之備矣此步軍然也以言乎水軍僅有鎮江五
千人去秋臣始上事即加閱視畧記其人物堅

壯可以出戰者極不過五百人餘皆疲瘥脆懦

纖細短弱一指可什決不能於訾壽巨浪之中

飛戈走戰擊刺如神此皆三千年^十之積弊既不

堪戰鬪又不可汰遣惟可於江之南守寨柵張

旗幟而已外此則許浦一軍見管一萬一千五

百八十六人而戍淮東者二千二十五人戍峽

州者千人戍鄂渚者五百人戍金陵者千人運

淮西糧米者二千九十七人諸雜巡連防把差

使窠役又千餘人其在寨者止二千五百四十

人而老弱疾廢亦且三之一矣如潞浦金山小
軍分合而計之其在寨者通二千六百餘人而
老弱廢疾亦且三之一矣夫以三輔之郡蔽遮
行關而上下數百里江海之間所恃水陸大軍
單虛如此况積安久玩之廂禁卒乎使天祐國
家虜馬不至於飲江猶之可也萬一果如叛臣
宗樞武金之才輩之虜之計則江南之事豈不
甚岌岌乎竊攷韓世忠制置浙西以八千之旅
邀窘兀朮於金焦之下可謂以少擊衆以弱禦

強然其所將皆西鄙勁卒身經百戰之人而又
是時蜀有吳玠吳玘控制上流制湖有岳飛以
必勝之軍虎視河洛加以帷幄之內區處得宜
朝廷之上是非不僭人材錯立政治有章故時
世雖危而實有善政不亡之證所以虜雖能過
江不敢以江南為可有節節振起遂成中興以
今準昔事體實難而况臣之非才統空虛無備
之數州任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豈不重可
寒心也哉區區欲望聖慈特發睿斷令本司令

招萬兵內步人五千專招淮人屯戍瓜洲外以
助維揚犄角之勢內以張江面虎視之威內水
軍五千專招浙人分屯平江境內唐浦江灣福
山內以拱魏行都外以彈壓江海臣決不効近
世招軍或強驅市人或泛募游手徒費朝廷之
錢米無補國家之緩急臣又當結以恩信激以
忠義董以紀律使之如有君親効死勿去至於
成敗利鈍毀譽禍福臣皆不暇計也觸冒宸嚴
臣無任願越俟命之至貼黃臣竊惟理內所以

制外居重所以馭輕今以諸閩言之京湖有兵
二十餘萬淮西淮東各不下數萬只松江制司
建康有馬司戎司又有靖安唐灣水軍又有遊
擊軍又有制効當塗有水軍五千人雄江軍五
千人池州有水軍防江軍八千人又有戎司軍
江州有水軍防江軍數千人又有戎司軍興國
軍有防江軍三千人通亦不下數萬浙右乃王
畿之地宗廟朝廷之所宅而事勢單屈如此似
不容不少關聖憲并乞睿照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臣一介庸虛越在外服固不應輒議朝廷大政然身列禁近職預論思苟有一得之愚不當以疎遠而自默竊見韃為亂道侵突蜀江雖督府信道進師京湖制臣竭力赴援峽口近已肅靜施黔似無疎虞然臣竊觀此賊用兵無不取無必取而無必取者乃所以行其無不取之計安知其目前之謀不且并包巴蜀占據江面上游而遲至秋冬方自瞿塘以下歸峽道施黔以窺

鼎遣出黎雅以瞰交廣乎使彭大雅陳隆之尚
能立脚則此賊猶有後顧之虞若二帥或音問
中絕或奔迸東下則臣之所料恐將十中七八
今屈指日力自一月以至七月僅有半年如救
頭然猶懼不濟若復視以為安則天下之事自
此恐有不可諱者矣謹條畫如左須奏聞者
一孟珙自其父宗政積有威惠於襄漢之間而
珙深沉寬厚能得南北士心又過於其父謂更
宜加寵任俾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使自八

月以至二月則移司公安自三月以至七月則
回司鄂渚蓋賊方有窺伺湖南之意非并湖南
北合為一司存使任防托之責則必致互有抵
牾若岳陽雖亦係上流然處大江重湖之中可
以虎視而難於調遣惟公安北可以應接江陵
西可以應接歸峽當道里之中為要衝之會宣
司駐足之地無以易此仍乞朝廷多降金銀錢
帛俾其得以展布蓋上流存則國存上流破則
國破當傾竭事力以救之非平時比也 一鄂

渚而上既有所付託其次則莫重於九江金陵
相去千四百里雖鞭之長豈能及於馬腹謂宜
仍割沿江制置副使於九江就兼江西安撫使
除鄂州外凡前日副閫所隸之地仍屬馬所有
元來副司財賦却令督府拘撥付沿江京湖兩
司蓋京湖既有湖南一路可以通融則沿江副
司財賦亦可以不專仰矣九江守臣董魏洪毅
忠壯有託孤寄命之節因加任使決能稱職
一天祐中國蠢爾小夷固決無侵越內地之理

然慮事寧過圖事寧豫自施而通澧有禁山三
數百里土豪田向二代世為朝廷主此山宜優
加獎錄設有侵迭而至鼎澧則前有長沙之湘
江又設有侵迭而過長沙則前有江西之章江
二江雖非大江之比然亦未易倖渡皆當豫為
防托 一辰沅靖三郡皆有蠻人勇悍善鬪亦
宜於三郡土人中擇有志之士散入諸蠻以恩
賞給其蠻帥若團得數千人亦可為緩急一注
之用 一韃之為害猶曰外憂而內憂之最急

者則流民是也去歲江東區處失宜列郡村墟
并邑奔為焚劫之場後雖不得已而招之復忿
其前過誅殺其頭目數十百人使今冬韃靼猖
獗則此曹又必騷動若仍有團聚作過之人豈
復更可招撫此腹心之大患也臣以為流民與
其處之江南而得所不若處之江北得所之為
愈今連年兵革所喪亡饑寒所殍死其存者蓋
已無幾臣切見安豐之六安山聯接光舒靳三
郡境界周廣八百里兵法中所謂天關天牢者

此山是也其間生生之物及攻戰之具無所不
有今尚有殘民萬數皆堅耐百戰之餘盤據於
其中臣以為宜升六安縣為軍擇人為守置司
其內凡光舒新附山之縣皆據而屬焉使自擇
令長仍從朝廷給錢五十萬緡米五萬石使為
守者舉淮北流徙之民凡屬強壯盡誘之入山
俾合為耕戰它自經理就緒不難可以壯淮西
之勢塞鞋賊之衝而又可以寬江南之擾實為
數利仍乞擇淮士二人為刑獄常平使者置司

滁和併任責往來同共措置年歲之間必有成績
一安慶府蘄州既經殘廢之後見移治沙洲徒有州郡之名無益於事而於流民一節多與九江池陽兩郡施行之間互有抵牾於事體不便謂令九江守臣就兼提督蘄州移治兵民公事池陽守臣兼提督安慶府移治兵民公事其見屯泊之沙則令兩郡守臣就擇通暢武臣一員充各州鈐轄兼主管各州移治兵民公事庶幾事權歸一其於處置流民關係不小一

夕事之際如湖南福建江東西兩浙東西皆當
團結民兵以為緩急盜賊之備然須各路委之
賢明鑑司庶可不擾而辦 一浙東福建民船
其可用者甚多常年以應官司者不過具文而
已謂宜令浙西向上監司兼提舉兩路民船公
事使之自擇土人措置團結以備緩急之須
一浙西沿江沿海一帶亡命剽捍興敗公私之
人謂宜稍破拘孿所屬官司令作措置團結度
幾緩急之際有調用之利無嘯聚之患專人任

貴得人自然有益無損

奏論平江可以為臨幸之備

竊見錢塘建都百有餘年以陰陽言之全籍海門巽水早晚兩潮今沙漲潮塞未必非天啓國家以轉移之機大有為之會也况謀者所報多云韃賊為窺湖湘之計萬一不幸設有疎虞則去行都止隔袁撫衛信而已臣以為平江地勢寬濶物產富厚他日或可為臨幸之備蓋南斷長橋阻松江北決江湖之水以斷毗陵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三吳之饒則不患無穀粟圍江

海亡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上不遠可以係
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迹欲乞武
入聖抱預作區處臣年來百病纏綿心力殫竭
自度無用於世已三上祠請惟是忠君愛國之
忱不能自已苟有所見不敢顧忌諱而不言區
區無任拳拳懇切之至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
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嘉熙四年

臣一介庸虛仰蒙聖恩俯錫召綸旋加親擢獲
奉稔清之對敢盡責難之恭惟睿慈垂聽臣聞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艱屯之時迺君子
所以經綸其大業也又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
反身修德是蹇難之世非反身修德無以自濟
也又曰困亨是困厄之中有亨通之理也欣今
事勢陛下既自熟於聖心矣披猖之虜如蠹旁

蝕而四肢已斷流徙之民如疽方結而心腹可
虞耗者衆而粟力竭出者多而褚力竭行伍咨
嗟市廛譏議怨氣上干極為今年之彗怨聲下
徹極為去年之潮此其為坎盈之屯艮險之蹇
與澤無水之困蓋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矣然
而此正陛下經綸之日反身修德在困求亨之
時也特未知所以應此者何如耳夫水漂而火
焚之盜迫而隣侵之當此之際未有不重足而
栗倚心而悲者也俄而責育過焉則嘻笑赴之

而懦者皆起夫血氣之勇猶足以勝危懼而當
禍患况勇於義理而以帝王之位行之乎故夫
有土不可以為貧有民不可以為弱有慶賞刑
威則不患不能奔走群動有利勢操柄則不患
不能旋幹萬為少康興於一旅句踐伯於一棲
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何
相遠若是哉大抵自古未嘗無大壞極弊之時
亦未嘗無扶衰救病之術其或乍仆而忽起寢
微而終否者全在時君世主之勇不勇而已天

下之至不勇者莫若秦皇漢武惟成湯為智勇
文武為大勇蓋剛者君德之體健者君德之用
自剛而克由健而發是之謂天德之勇乾以靜
專坤以直大皆是物也陛下寬簡如堯克勤如
禹柔恭如文王可謂有帝之資惟在克而用之
耳用之莫先於去心過何為心過一曰欲二曰
慢三曰欺且天下之事極矣惟天回則事可回
而此三者之過乃所以斁天理喪天威而怠忽
天命是故有欲心者與天為二矣有慢心者不

知有天矣有欺心者則又以天資口耳而不以
天事身心矣陛下於此用吾勇焉如刀斷然如
隄截水微去之漸去之頓去之以至於盡去之
則三者之心兩晞霧散而清明見矣何憂乎朝
汐何畏乎彗孛何患乎回韃困之能亨蹇之自
反也之經綸孰有妙於此乎臣請復述前聞以
贊陛下之勇我太宗皇帝之端拱二年六月彗
出東井之積木日見東北夕見西北歷右攝提
閏三十日至元乃滅其後大觀四年五月彗出

自王良造父歷閭道人紫官于帝座二十餘日
而滅我仁宗皇帝之至和三年七月連雨不止
水入國門滄浸太社破缺城垣城外塚墓皆遭
漂蕩其後宣和元年六月積水暴至迨近都城
漂沒人民廬舍夫去年之潮今年之彗其與先
朝何異然端拱至和不過一時之災而觀宣和
之後其事有不忍道者陛下將何鑒哉臣不勝
憂愛之情惟陛下裁之幸取進止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
而俟太子之生

臣仰惟皇帝陛下發祥藝祖繼體寧皇以歷數
攷之中天再造繫繫繩繩實當陛下弘韜屢應
元屯尚虛陛下雖有詒謀垂裕之永圖思欲為
社稷萬世之至計而猶豫虛徐未有贊其決者
非所以申固天命係屬人心也按祖宗故實甲
觀未期則遴選近族前星既協則歸奉宗藩真
宗皇帝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

宮中及仁宗既就外傳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
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仁宗皇帝聖壽二十有
二而安懿王子又數年亦取養于宮中其后后
官多就館者而王子乃選濮邸用前例也昭熙
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
有子且謂自有國朝故事蓋導迎景貺填壓郡
疑事體得宜意慮及遠此實累聖大公至正之
度非若漢唐叔末諱護牽制之為也夫以仁皇
春秋甫二十三高皇春秋甫二十九真皇即位

之六年亦少陛下兩歲而長慮却顧皆若此陛下寧不以祖宗之心為心乎前古轍迹載在簡編多以倉卒之間檢成哀亂之證可為永監故臣深願曲留聖慮特采舊章博求小宗必有疑少遲綠車之出以俟朱邱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臣竊下雖不能為皇祐之司馬光亦祖為紹興之婁寅亮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臣至愚極陋仰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猥加拔擢疊組兩部兼領神臯蓋嘗蚤夜而思竊以為才有短長時有艱易物有盈虛如臣之才使之撫摩百姓則粗可勉竭使之發姦摘伏則非其所能矣使之驅馳外服則粗可勉竭使之彈壓衆大之區則非其所能矣使之持法守奉理道則粗可勉竭使之酬應人情周旋世態則非其所能矣此所謂才有短長者也歷參時變載攷

京邑禧泰之際艱於乾淳寶紹之時艱於禧泰
端熙以來其難又非昔日之比矣陛下異時擇
牧率皆八面疏通之士猶惧弗濟況臣迂慙鈍
拙與物多忤者乎此所謂時有艱易者也米乃
民之命脉而苦於直之湧楮乃民之血脉而苦
於直之低四民之道俱窮百物之產不繼談河
不可以止渴畫餅何能以充飢此所謂物有盈
虛者也重惟本朝上以文明啓治功下以儒雅
成習俗凡拔身簿書獄訟之間甲兵錢穀之內

縱使學者亦貽佞吏之譏先帝朝徐誼徐邦憲
號一時名流皆嘗尹正京畿先臣某嘗與之為
友每以書責之謂非秀才所當做官職臣以聖
意堅決聖恩深厚未免冒清議違先訓勉服威
命惶懼就職雖欲刻苦奮勵圖報萬分然際時
之難適事之極恐決無以仰副陛下選擇而使
之之意昔趙母指括之必敗以全其宗臣有老
母預乞聖慈曲軫危懼他日姑從薄罰不為親
憂臣無任隕越懷祈之至取進止

經筵奏論教堵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

私之雜

臣一介迂疎猥叨親擢典神臯頃者錫對便朝
恭承玉音以錢楮為第一義臣抵服訓詞不過
宣布陛下德音志慮於衆而臣民億兆皆昭知
陛下憂勤懇惻之心靡然聽從錢既流通楮亦
增重目前市邑粗免蕭條急迫氣象然臣反覆
過計以為此特制之於其末而已譬之流水曲
為堤防使不傾泄故可以成一溉之功若不濬

其本源俾之汪洋浩渺不幸一隙不牢隄防稍
決其涸可立而待臣實未知其所終也本源者
何救楮而已朝廷亟思所以救楮則百物之價
便可以損三分之二而其最所關係者莫重於
公私之糴事以朝廷和糴言之則可以寬國計
以閭閻日糴言之則可以寬民生夫古今未有
石米之直為絡絲三四十千而國不窮民不困
天下不危亂者也臣以為天下大變大故猶有
自定之理若財殫粟竭不起而圖之則決無天

兩財地輸粟之事書曰弗為胡成歟今事勢本
末盡至於不可為而君臣上下似欲以不為僥
倖鎮靜之名安平之福臣不知其果何說也况
朝廷帑藏之儲已浸浸乎里巷富翁之不若更
三四月邊塵一驚周章四顧不審執事者將何
以為陛下計乎臣憂心如擣惟陛下與二三大
臣速圖之宗社幸甚取進止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臣聞天運有吉凶之相推世道有陞降之相易當其會雖聖君不能違值其死雖治世不能免亦在於小心兢業而已矣臣竊觀比歲有火有潦有風有潮然而未有彗也未有蝗也未有旱也乃今踵見於一年之間浸淫于數月之久眾目恐怖而竊議四鄙枵竭而坐完田野焦枯而莫耕河港斷絕而弗濟不惟南畝之入沓無望期抑使太倉之輸運有滯積是自此歲以來極

皆證之備叢沴氣之多未有今歲若也 臣俯察
物宜仰稽造化竊以為有氣數焉非人之所能
逃也 有人事焉非天之所不能預也 臣於是求之
國史蓋國朝自膺大曆服至于咸平之二年三
年始得庚子辛丑自是而為嘉祐之五年六年
自是而為宣和之二年三年自是而為淳熙之
七年八年考其年求其故不有天災必有天變
不有天變必有孟則蓋二者皆火之仇土之舍
也仇者得志旺者告病是亦陽九百六之會與

是故天狗隨於西南彗心纏於星宿日食地震
淫雨大水禁衛為盜民多流亡嘉祐之庚子辛
丑然大陰熒惑屢失其度旱暵雨潦相繼為
災湖南則曰旱勢未已廣德則曰旱災異常嚴
以十餘日越之潦至八萬淳熙之庚子辛
丑然也而其甚者咸平則王均僭蜀宣和則方
臘盜浙計庚子辛丑之間二方之民死于盜死
于兵者各以數十萬計夫以真廟之恭儉仁宗
之寬仁孝宗之憂勤雖不幸而當此氣數之交

要亦幸而當此聖明之世是以因災而慄慄隨
事而孜孜群臣盡言大臣盡心州縣盡力此其
所以終保有咸平嘉祐淳熙之盛時而不至為
宣和之庚子辛丑也宣和惟其不然也故禍作
而政愈疵變形而人愈繆凡自古所謂與亂同
事者不極不止而氣數盡矣向非高宗以一旅
興于大江之南則九廟之祀未知所屬也今陛
下又不幸而逢庚子辛丑之氣數姑舍咸平嘉
祐而槩以淳熙陛下有淳熙之變而治不如大

臣有淳熙之枋任而協同不如州縣亦淳熙之天下而事力不如至於財殫粟匱錢弊楮窮強敵憑陵驕卒桀傲梁益倣擾襄樊淪亡人心動搖國勢兀控此又淳熙之所盡無而今日之所備有也若上下勤恤君臣克艱汲汲皇皇常若亂亡之迫其後萬一國尚可為民尚可保不然天與人莫之通人與政莫之省帝怒叵測世數難回臣恐均臘之奸將有伏於草莽飢寒窟者同時而出其或邕廣有一隙之虛施黔有一罅

之漏江沱有一縫之缺飢氓為流民之導流民
為賊寇之導不知浮晚之 養養之京師將何
以禦之乎臣聞未病而服藥者上也當病而服
藥者次也今不得而服未病之藥矣臣請勉其
次者臣初聞醫國之方於經傳最速於見效者
其藥有三一曰修身二曰用賢三曰畏天服此
藥者必各有戒修身之戒在慾用賢之戒在讒
畏天之戒在欺持此戒者亦各有法欲節慾莫
如剝欲遠讒莫如明欲去欺莫如敬陛下非不

服此藥也亦嘗守此戒以待其效歟陛下非不
持此戒也亦嘗由此法以防其決歟禍福同行
安危共轍宣和淳熙相去一間女真蒙鞞非有
異人為我舜曰無若丹朱旦戒成曰無若商受
舜與成不為忤禹與旦不為訐蓋君子之立本
皆出於天地之大義期於以一念之真切相成
以萬世之譽聞相保上非冀其容悅下非希其
寵利一於道而已矣臣誠不忍陛下以大有所為
之資而浸浸於不可為之地天人之證日異國

家之事難言是用罔避忌諱俯伏陳露庶幾少
啓陛下瞿然惕然之思而先自三者至心行之
然後申勅二三大臣惜分寸之光陰以圖回實
政采軍民之公論以布置人才最急者莫如食
其次錢幣若流民盜賊夷狄皆當視以為必至
之憂無可疑之患如在火焚水溺之中求為脫
一生於萬死之計庶幾猶可及止也咸平嘉祐
淳熙之庚子辛丑不可望矣宣和之庚子辛丑
可復蹈乎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漕試

臣頃在仲春恭覲明詔嘉慶曆元祐之詞章樂
乾道淳熙之儒術思得賢能之士上追盛時有
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有司之事也大哉王言
所望於興賢與能者厚矣竊意廷臣必能上體
聖心開寬裕之路舉臻衆俊迺旬日以來所聞
特與卿大夫士咸謂新令具嚴雖親子孫親弟
姪合牒國子監試者於保官二員外更用局長
保明以此各懷疑忌重費料理將遂遺其骨由

之親歸就里選至如四方士子或為監司守倅
之客及親者則謂舊法牒試既不可復今又罷
寫試而行附試取人至狹皆欲棄科舉而不應
詔臣竊惑焉何前日詔旨之廣而今日法令之
宥豈陽欲求之而陰實沮之也臣竊惟國家之
事惟當以祖宗成法為重法苟未為極弊不必
自取多事可也况取士之要不過在於得人得
人之方不專在於用法令也舍先朝之寬博用
新令之嚴狹所以待士者其意已薄則慶曆元

祐乾道淳熙之盛美尚可得而望哉 臣竊觀紹
興十三年指揮文武職事官本宗同居五服內
并異居大功以上親釐務官文臣京官武臣朝
官本宗同居小功以上親并許牒赴國子監取
應乾道淳熙以來並遵此令嘉定十二年雖曾
親立武臣只牒武舉之制至陛下即位悉仍紹
興乾道淳熙之舊法簡意寬鳶魚飛躍柰何今
日乃束縛而感狹之也 臣又觀乾道重修貢舉
令諸在京職事官文臣監察御史以上武臣職

事雖塵在監察御史以上者並牒門客一人赴
本路運司收試至於監司之客與親聽牒濟路
守倅之客與親聽牒本路皆由妨嫌所當避互
初非優異故為名色自端平增貢額而監司守
倅門客之試罷夫意其非客非親之冒牒而併
廢其實親寄客之當牒亦豈良法爰至今日既
不盡復又不盡罷亦徒為多事而已 臣典司浩
穰豈皇他邛然念班添法從職與經筵於朝廷
之事皆所當言用敢列紹興以求之明令述寶

慶初元之盛心仰望陛下亟頒睿旨悉還舊法
內而監牒凡屬同居異居小功大功以上親者
只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外而潛牒凡屬門客姑
姨之親者亦如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厚以待卿
大夫而不必逆其詐寬以待天下士而不必多
其防戾幾聖度開廣同符祖宗與近者審興之
詔旨始不相違用此取士所得必多其有不願
清議或為偽冒事覺之後並以條制坐之在下
得體在下無辭是亦祖宗用法之意

竊見嘉熙元年大臣奏請創行寫試凡卿監郎
官監司倅之門客及姑姨之親同宗之子弟與
游士之不使於歸鄉就試者裏同試于轉運司
以四十人為額雖其中或有實係門客姑姨之
親者不能無嫌猶不失寬大之意祇緣得廢待
補以致次年分路補試耳目不及所取清雜遂
為論者所疵竟罷今舉寫試以臣鄙見陛下如
未用臣言盡復紹興乾道淳熙之令且照嘉熙
元年新令放行寫試却仍舊法復取待補亦自

甚便但於內有府學諸生月書分數類中國子
監者三年在學實為辛勤合與比附大學教養
之數今項考校少增其額以示優異庶於不均
齊之中乃有至均齊之義併乞睿照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臣竊見京都前日之慮有三其最見錢之溢臣
雖防之使不泄誘之使不藏然實仰託陛下威
靈善良聽命姦豪屏迹錢陌頓遠於舊觀市井
不至於蕭條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一也其次
潮汎之衝臣雖增岸濶高補隄圯壤添築子堦
旁護新塘然實仰託陛下威靈海門之淤既決
汴澗之沙沒生舟行西興潮復故道此臣之可
藉以逃責者二也其次風燭之虞臣雖立為規

模租可防弭然實仰託陛下威靈熒惑順軌祝
融避舍當此連月之亢旱曾無數家之燎延此
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三也乃若深懷保抱之情
不敢少負芻牧之責弛關市譏征以通商賈之
路誦殘零苗稅以惠田里之氓沿門借本以甦
經紀之細民創庫損息以便典質之下戶散之
藥餌以療其疾病給之棺槨以周其死亡强者
免隳奪於街衢弱者少枕藉於溝壑至於安富
所以恤貧時寬敷糶之期祈請補糶之數零替

者減放困削者蠲除荷朝廷之響從覺聞聞之
騷動凡可極力所至莫匪以心求之惟有百物
之時直未平良由四方之會陷沒落此非朝廷
速行措置無緣郡縣可以轉移使內外之楮價
相登則都邑之物價自定此則廟堂之事匪獨
微臣之責矣惟是臣於夏五初對便殿之時固
已知神臯非臣可以立足之地蓋至今日漸驗
臣言伏望聖慈哀憐俾令速歸田里啜菽飲水

永戴賜於堯天全身保家免貽憂於括母仰祈

睿照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臣近嘗再具公牘辭免新除恩命仍乞掛神武之冠以補過愆以消災咎方屏息以俟愈允之旨忍侍西掖見上綴章 臣竊伏惟念政使朝廷軫念舊履之舊欲全護於施行之間此尤臣之所大懼也 臣至愚極陋載念先臣某在乾淳間親接諸儒之脉所師者文公朱熹所受者彭龜年樓鑰黃度楊方楊簡袁燾柴中行皆一時大者老當提耳而命 臣曰士之為士當明君子小人

之明若得罪於君子則終身不可立于天地間
矣臣泣而識之不敢忘今大近日之攻臣者皆
君子之巨擘也夫既得罪于君子之巨擘則必
其積尤褻忒有不可進於君子者矣豈惟終身
無以自立於天壤之間他日何以見先臣於地
下乎再三思之惟有納祿公朝歸伏先臣之墳
墓庶幾藉畚退之一節少洗平生之玷以不終
得罪於君子而他日尚有顏面可見先臣於地
下也兼臣身病日增無復生全之望親年愈邁

當為終養之期雖會慕於明時實怵迫於私計
是用不避三瀆之誅哀額君父共望聖慈察其
戀主之心雖切而守身之義尤急報國之志雖
堅而辱親之憂尤大特放睿旨容臣守本官職
致仕臣仰瞻闕庭無任懇切請禱之至仰乞睿
照 貼黃 臣竊惟近年以來國家可謂多事然
而元氣尚充外邪不得而干犯者特在於朝廷
能重臺諫給舍之職而為臺諫給舍者能各自
盡其職而已蓋臺諫給舍之職舉則紀綱文紀

綱立則元氣充元氣充則外邪不則入此端平
更化而後陛下躬攬大權之明效大驗也臣一
介孤拙非臺諫^勅之而朝廷曲為之全護是以
臣而屈朝廷之紀綱一矣今中舍綴之而朝廷
又曲為之全護則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再
矣以區區螻蟻之身而至于重屈朝廷之紀綱
切恐通國之人凡知臺諫給舍之權當尊凡知
朝廷之紀綱當立皆以臣為口實矣以區區螻
蟻之身而通國之人以為口實則是朝廷所以

全護之者恐適所以益其疾而重其咎臣竇尚
護獲憂懼不知其死所也兼臣猶憶去歲八月二
十有一日臣輪當進讀之餘入劄子丐罷陛下
宣諭以為徐熒叟彭方適有疏論卿臣遂奏云
臣罪過山積招致人言上累陛下知人之明乞
即行斥逐陛下復宣諭云卿豈可便去已諭熒
叟方令卿免兼臨安府二臣已無他說卿可安
心臣又奏云此雖出於陛下保全之恩然臣於
進退之誼只當便去臣只今出關謹下殿辭謝

臣繼卽出錢塘門以待威命本擬是日迺遲前
邁却緣臨安職事又非他官之比未免小駐書
押財賦文字牒往以次官交管次日忽蒙陛下
特遣天使宣押臣赴部供職臣以君上之命不
敢固拒於是暫入國門盤旋匠監以示眷戀闕
庭之意旋上奏疏乞行臺諫之言以正朝廷之
體統而臣繼出北郭矣復蒙陛下畀以舜閣之
隆名寵以稽山之會府臣是特卽欲掛冠以謝
清議又恐涉孟軻悻悻之戒故遲遲半載適叨

三山易地之命方敢述引咎悔過之情伸納禱
謝事之請蓋自始至今未嘗敢以私情干求陛
下之官職破壞朝廷之紀綱此不惟立身行己
之當然而臣備員法從其於國體詎當相與保
惜扶持也今陛下之曲加聖造一再全護者不
過以臣昨者備員尹正竇以勉奉聖意非出臣
之本心而陛下實有此除出朕親擢卿不須過
慮之訓故陛下有不忍施行者耳然自古聖帝
明王之運動天下駕馭人力惟其至公而已矣

以為可用而用之物論以為可棄而棄之此其
所以為至公也陛下雖加之委曲全護然臣恐
重拂國人之論而使臣益深據疾履冰之懼臣
是以焚香東望復此奏陳欲望聖慈以斷恩義
特賜決容臣掛神武之冠以自循省庶幾少
救東隅之失尚及為聖世之全人是乃陛下所
以保全之大者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蓋大
人者指大人君子而言也大人君子之好惡實
與天命相關臣所以畏大人者即所以畏天命

畏天命者即所以畏陛下臣請詞竭盡惟陛下
監察并乞睿照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

淳熙六年

臣憂患愈生久蟄山林榮望已絕迺者陛下益冬之吉宸謁原廟夕灑宸奎在列諸賢以次登進而臣亦獲與黃紙除書之目上恩深厚勉造闕廷適以仲冬對啟便殿維是月也於辰為子於卦為復蓋聖人所以著三才參合之妙而開萬化新美之機臣方學易用敢推詳其旨以為入告之義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之所賦者性也性之所具者善也夫苟率性而行正亦何暇

於復惟其有形體而氣稟枯之有氣稟而嗜欲
乘之有嗜欲而境物誘之不能命五官而命於
五官不能宰七情而宰於七情於是始有惡焉
與善而對立惡寢滋而寢長則善寢蝕而寢微
然惡雖滋而本無善雖蝕而本有一息之覺天
理半呈寸隙之光人偽俱長譬之重陰固沍而
一陽萌蘖黃鍾動葭反飛而氣應井泉溫荊挺
出而物應生生遞續化化不窮故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人之心也天地之心以動

而後者也若動而遽止非復也周文之繇曰復
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此言天地之復必至於
二陽三陽之朋來而為泰四陽五陽六陽之朋
來而為乾然後為復之全功人之心以知而復
者也若知而屢遷非復也孔子之贊曰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此言人之復必如顏氏子之過而必改改而
不訖然後為復之全德以復之全德而配復之
全功其斯為聖學之功用歟自昔時君世主固

有昏冥顛悖迷而不復終其身亂亡相尋者不
足言亦有乍明乍晦復而不悔復而不終以一
人之身而自為始亂者不必言其善於復者臣
於商周得二君焉成湯宣王是已成湯自剗心
檢身之復以達於顯忠從諫官德實功而極其
効為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則以大事小之
耻復矣宣王自側身修行之復以推于受箴納
誨任賢使能而極其効為六月之北伐采芑之
南征則以夷狄侵中國之耻復矣惟其復於義

理而不渝所以復於事業而不爽詩書所載粲
然光明恭惟陛下緝熙就將日與義文周孔神
游於千載之上特不知陛下亦嘗體認於復之
義否乎夫初之不遠復觀省之功也五之敦復
持循之力也觀省之功知及之者也持循之力
仁守之者也且夫甲午改紀陛下之一復也然
制於身心而達於天下國家其本末猶是也是
陛下之復未固也甲辰改紀陛下之再復也至
是陛下春秋盛矣孔子四十而不惑益軻四十

不動心曾參五十而心化遽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四十五之間聖賢以為成德之候然則陛下今日之復其可以不固乎凝然其正湛然其明為陛下心之復得毋有欲以便僻側媚盍吾之復者乎國必有副愛惟其親為陛下家之復得毋有欲以遷延猶豫滯吾之復者乎於而之於國之於天下君子復於進矣凡以陰譏容愬而貳其復者當察也小人復於退矣凡以通神使鬼而搖其復者當察也紀綱復

於振飭矣凡以偏私係累而蠹其復者當察也
政事復於寬大矣凡以煩苛細碎而殘其復者
當察也以至民之未復於富庶如之何撫摩培
植以要其復歟兵之未復於威疆如之何整齊
教訓以求其復歟財用之未復於殷阜如之何
裁制均節以臻其復歟境土之未復於規恢如
之何經營布置以底其復歟由一念之復而求
證於庶事之復因庶事之復而求端於一念之
復內與外互觀行與知並進如是而陛下不為

堯舜之君天下不被堯舜之澤臣未之前聞也
不然復於暫而未必能復于久復於名而未必
盡復於實君以已復為足而不以行健先其臣
臣亦以已復為足而不以健順承其君剛來而
有往之機道升而有降之漸危心易放正氣難
持既無以保復而柔進於六陽安知不反復而
驟決於一陰乎不可留者光陰不可料者世變
然則天下之事豈堪頻復者臣不勝悵悵孤忠
取進止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臣前既推明復之義以條列復之事矣竊以為事之最切於今日者君子小人之進退是也蓋君子之當進與小人之當退自昔人主鮮有不知之亦鮮有真知之知不真則行不力故君子常屈小人常伸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請得以究極其說且有虞之盛際皋夔稷契之所為非共工驩兜也有周之盛際周召毛畢之所為非飛廉惡來也終始一威公管仲輔之則治易

牙輔之則亂終始一明皇也姚崇宋璟功垂萬
世而算計見效不惟德禮教化日就頽闕凡天
下之事物莫不墜底杆格無一就吾之條理臣
意陛下必有不快於心者矣推原其故夫亦玩
於時而積至於時之難邪惟其難也則尤不可
以易視之惟其不敢易也而後其難者可圖國
朝自開基至於慶曆積德百年矣仁宗皇帝察
天下之勢漸趨於弱欲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
臣仲淹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論建雖

廣異議乘之終於不獲展盡神宗皇帝逮事仁
祖習聞祖道而又負智勇不世出之資粵從踐
祚亦欲挈天下之弱勢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
臣安石亦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學術
一差幾誤天下至今以為口實仲淹壞於人而
安石自壞之此尚論國朝之治體者所痛惜也
夫以二祖之聖明且當天下無虞之際猶不足
以遂其大可為之志况陛下處時之難乎故臣
以為不可易視之一國猶一身也國家之不

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疾病然今日之病不但
愈公扁鵲望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烏啄狼毒
病未必可伐而先以戕生臣知其決不可也借
參苓芝朮可以養生之說以蓋其苟安姑息之
實而聽疾病之自為進退臣知其亦不可也惟
有的溫涼之劑適宣補之宜圖其大而畧其小
急其事而緩其功精神與榮衛並充腹心與肢
體不悖則疾其庶幾漸瘳乎此臣所以謂不可
易視之也臣願陛下為任元老以為醫師博採

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涖勃之助以不
辱陛下知人之明臣之幸也臣無任感恩激烈
惟陛下財赦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陛下銳情
經術蓋嘗表章朱熹之四書四書大學其首也
近時真德秀復著衍義一編久登乙覽大學之
道明若觀火矣 臣竊以為治國平天下乃大
學之極功一章之中反復數百言大抵不過賢
才貨財二事而已蓋賢才見用則天下平賢才
不見用則天下不平貨財不偏衆則天下平貨

財偏聚則天下不平古今治亂安危之源不出
此矣等而上之為修身齊家為正心誠意為格
物致知知本末先後具有差級蓋由正心誠意而
至治國平天下屬聖之事終條理者也由格物
而致知屬智之事始條理者也何謂格推而極
之之義如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何謂致引而
來之之義如語所謂學以致其道是也物物皆
當格而天地人物為物之大天地人物之理無
事而終窮而天地人物之跡有時而變化窮其

理以玩其跡是為格物之大格未格去忽有覺
焉是為大知而非小知是為自致之知而非強
致之知致則至矣至則舉天下之外境萬種萬
類皆不能動之矣舉天下之萬種萬類不能動
之則意自誠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
家齊家齊而國治天下平皆安行而順導之者
也臣頃年獲侍清光共聞聖訓謂向來嘗日用
兩時靜坐夫靜坐者格物致治之階梯也故臣
願陛下益守此靜以造於純粹之地純粹生高

明高明生廣大道且在我矣而况事為之末哉
尚何憂時之難為治之難濟哉 臣不任願陛下
為堯舜之君取進止

第二劉論國家變故畧與晉同西北之夷

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臣聞古語有云大福不再大憂不再此天道也

又云福生於畏憂生於忽此人道也晉司馬氏宅都於洛劉石煽難懷愍叔遷元帝遂中興於江左其後符堅乘方張之勢擁百萬之衆直欲平吞晉室小捷淮淝遂斃符氏此大憂不再之明證也百餘年晉之所防率在西北而其亡也乃由大盜孫恩盧循之徒出沒於海而劉裕得

以乘之此憂生於所忽之明證也我國家仁義
德澤紀綱法度此隆三代固非晉氏之比然中
惟陽九之厄思陵南渡畧與晉同逆亮叩江之
事勢亦岌岌矣不戰而自隕韃為不道踐我荆
蜀擾我兩淮瞰我江西十五年于茲而吾之根
本終不為之動搖今且聞其哀徵有兆矣故臣
以為晉人之不再者在今日未可喜而晉人之
所忽者在今日當深慮雖然盜賊本民也又率
於民而相挺於盜固可誅也然自浙之東西以

達於廣海面五六十里寧能盡空其巢穴而誅
之乎則亦有消弭之道而已矣消弭之道寔其
衣食之源而已矣况錢塘枕海而國形勢迫近
又非晉在秣陵之北故臣敢以告陛下而重有
司之責焉取進止

秋七月因皇子進卦忠主遵故事具奏錄

進舊米所得聖語乞付史館 寶祐三年

臣伏見朝廷故事每行下前宰執之家宣索自來所得聖語錄付史館所以備紀載揚休烈也臣昨者恭覩皇帝陛下煥發神斷肇建皇儲增封王社而皇子忠王德業日茂令聞日章薄海內外莫不仰贊吾君之有子實為社稷大慶臣風叨末拔久侍清光前後所聞玉音闕於國本之大計者頗詳竊以為聖謨睿算素定淵衷委

計預圖填安宗社魏上聖功誠非前代帝王之
所能髣髴臣所合紀述本末繕錄家藏以俟他
時朝廷宣素屬臣頻歲抱疴近而轉劇深恐一
旦溘先朝露無以彰聖時之光明謹具畫一奏
聞欲望聖慈宣付史館登之琬琰以昭示萬世
與宋無極臣無任踴躍忭臨之至一歲在丙午
冬十月日蒙恩以兵部尚書召時皇子初除觀
察使賜名某臣以十一月到闕二十有一日蒙
賜對于緝熙殿臣第一劄子專以復卦為說其

間有云國必有副立愛惟親此為陛下家之復
得無有以遷延猶豫滯吾之復者乎玉音云朕
已喻卿意此事朕意已有定屬臣恭聆聖訓謹
冀請心一歲在丁未臣待罪樞府七月初九日
同丞相鄭清之參政王伯大奏事玉音云昨日
有江西布衣王其姓者上書其言詭異頗於國
本有闕莫須稍示懲戒以昭意嚮臣與王伯大
皆合辭贊和至十一月鄭清之詣告臣與王伯
大造朝方坐漏舍王伯大謂臣前日殿上所聞

可見主上聖謨高遠未嘗頃刻忘天下大計吾輩何如將順上意因及國本正而後人心一之說臣云甚善有頃奏事間方稍口敷陳玉音即曰此事朕志已定但有两說一則王夫人執謀常有滿盈之懼猶未確許二則某年方八歲飲食起居皆王夫人親自看視若正名須便入宮萬一起居飲食之間有失照管處其間有多少事所以少遲歲月臣與王伯大仰窺聖意之堅決聖慮之深遠惟切贊誦玉音又云朕以此事

掛懷兼年久國事多艱焦勞憂慮飲食亦自減
少向來每日過子午時常宴坐移晷收捨身心
近亦未免作輟臣與王伯大奏陛下處崇富
貴之中而能凝神習定如此萬壽無疆於此可
卜臣不勝嘆仰一歲在庚戌臣待罪政府恭承
陛下宣諭鄭清之等欲為呈子改賜嘉名一日
玉音云朕欲於大字下尋一字臣奏此乃老子
道德經四大之義蒙陛下首肯臣有以仰見陛
下期屬呈子之意非臣下管窺之所及一歲在

辛亥臣侍罪政府閏十月二十有四日同鄭清
之等奏事恭奉玉旨曰國本一事朕志之定久
矣外論不察猶多進定國本之說殊不知正名
少遲者蓋以其年尚稚未能便入禁中况資善
已建更復何疑恐縉紳間未盡知此意卿等可
以此說諭之臣與同列恭領聖訓而退 貼黃
照對臣自丙午之冬歸文昌舊班以至兩登政
地迄於辛亥之冬其間玉音關於國本之重者
已備錄在前繼而叨塵次輔垂及替年雖已窺

聖意必不出寶佑改元之後資善志學之年字
號正名然為大臣之體則惟有謹默將順而已
不謂蕭泰來忽生異論近又見有輪對者復祖
其說而陰扇之臣竊以為陛下神謨睿烈為社
稷億萬年無疆之計斷在聖衷歲月已久皆非
臣下一毫之力薄海內外之人不論縉紳韋布
不論三軍百姓不論君子小人向則延頸而企
望今則舉手而歡欣蓋同此一心而後人衰士
乃鑿空造隙自為紛紛以疑惑天下之聽甚無

謂也 臣嘗忝預宰司休戚利害與國同之尤不
可以不明言伏乞睿照

奏行周燮義船之策以草防江民船之弊

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寶祐四年

臣竊見朝廷自端平初團結溫台民船為十番歲發一百四十隻前往鎮江府防拓江面已二紀于此矣其始團結固有定籍歲月既久元籍之舟有壞於風水之飄沒者有陷於盜賊之劫擄者有家道貧乏無力修葺而朽弊者有轉以售人者有司但以舊額拘船祖以及父父以及子子以及孫逼令出備不至於破家絕產流離

死亡不已其强悍者則未免轉徙而為盜賊之
至每歲於船則縣道召人糾舉白船以補欠闕
之數又乘此以為撻撻乞取之計凡邑之有舟
者不問大小例皆根刷有勢者不敢問有力者
不敢問有錢計會者不復問迨溪壑之欲既厭
然後姑以弊舊之舟踈畧之損具孱弱之補火
文具塞責而已間過江淮制司撥上項舟船載
出成軍士以至上流或般運糧餉以弊舟弊人
遡流犯險則往往人船俱壞死為客鬼於是慶

元溫台三郡邊海之民陸者不得安於陸漁者
不得安於漁以起於隘船為一大穿生者忍氣
充腹死者冤氣干霄臣實傷之始至即行博詢
可行可久之策於知策之士有台州漕貢進士
周燮者首以義船之策獻其法以一縣當出之
舟若干隻分鄉都之庶狹令凡有舟之家以大
小丈尺均出錢物置備舟隻以應每歲當發之
額其有舟而止及七八尺以下者不在糾率之
數且不待官司之文移至期則合從應調船必

堅牢楨具必整齊人丁必強壯而變又肯以身
任責以家助公集事於指顧之間而人不知擾
如溫如慶元皆以是為準去秋調發已見實効
遂使沿海方二三十里有舟之民得以安生樂
業無疇昔追呼煩擾困苦愁歎之狀其於肅清
海道消弭寇賊此實為一義臣竊照得周燮跡
財好義識變知機以孝悌稱於閭門以信行聞
於里黨故能移忠於國家比其鄉失伍犯上之
徒久稽邦憲委燮逮捕不動聲色剋期集事亦

可謂之才矣。變自請寫試文解已。該四舉使其
不第。以恩得官。亦不失一初品。今來本司歷試
繁雜。備著勞績。若蒙朝廷特加旌獎。旋急用之。
必有卓然可觀者。欲乞聖慈。補授周燮。文資初
階。或與上州文學。實為赴功。趨事者之勸。

奏曉諭海寇復為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臣恭承知省盧允升傳奉聖旨宣諭海道為今日急務宜意外關防以副朕意臣有以仰見陛下慮周四表思患預防之意臣所當竭盡駑力上圖報稱但臣竊惟中外之所道憂者難與李松壽也然臣以為若內寇不作則決不至於招引外寇故今日海道之所急者消弭內寇而已於是臣於始至之時即出榜曉諭海寇改過自新復為良民以柔服其心又自來犯盜之人制

司不問輕重例是抄籍以助支遣於是臣復出榜曉諭為盜之人父母妻子未必一一知情若一人犯罪一家失業深可憫念應日後犯盜之人並免抄籍蓋盜賊亦人耳誰無父母妻子室家骨肉之念臣又以此感動其心又盜賊之發惟重賞可以收捕於是臣優立賞格並行榜諭盜賊之知官司賞格之釐必不能漏網自然有所忌憚臣又以此畏懾其心所以前乎守臣凌遲斬絞無虛日而盜不止臣領事數月並無一塵

之驚不特臣平生仕官所至仰憑陛下威德粗
得人和雖盜賊亦知信服然亦藉微術以羈縻
籠絡之也然臣又以為欲消弭內寇必須先固
結自家軍民之心於是臣攷核郡計見得本府
以財賦窘乏自來催理二稅至於四年八月臣
即痛與蠲放為錢三百三十餘萬貫文累政以
來交頭錢物多係積年公吏等人員欠攤賴之
錢指為實在以充數目臣始至之初累上監欠
者不下數百人臣並與蠲放却以本任趙積倒

錢物為前政補填虛數然後外而田里內而城
市莫不歡呼鼓舞又此邦每歲起民船把隘本
不過一二百隻常苦於縣吏作弊科差不均有
船者俸免無船者被抑過每歲一番起發則沿
海之民鷄犬為之一空破家蕩產典妻賣子比
比而是 臣遂創為義役令各都各保均錢備船
每遇秋時日此結集資次赴官司把隘聽候差
撥更不出一文引亦不差一吏卒見此成立規
模以為此邦無窮之利於是沿海百姓方知有

生之樂亦莫不歡呼鼓舞又軍者國之爪牙本
府所管定海水軍制領將佐而下每月例有添
給錢禁軍頭目合千人每月例有鹽菜錢皆以
庫藏朽虛久已住支臣並與幫放歲為錢九萬
七千餘貫又定海水軍出巡把港警捕盜賊皆
經涉鯨波自來並無生券臣並與照諸處大軍
例今支每日口券錢米每歲約用錢三萬六千
二百八十餘貫米二千八百二十二石四斗又
本府宿禁軍不下二三千人率皆貧乏臣於是

每遇死亡禁軍給錢三十貫廂軍給錢二十貫
然後內外軍伍莫不歡呼鼓舞又定海水軍元
額六千人一向緣郡帑不支闕額常近千人臣
見此措置軍裝等下錢先招五百人選士以壯
軍聲軍民之心既固軍旅之勢漸張盜賊之釁
不作則雖有外寇且不能窺吾國之藩籬何緣
能入吾國之堂與此臣報陛下之職分也然海
道之事亦實有不必深慮者臣不惟得於更歷
亦自得於解悟敢畢陳之以上寬聖抱大抵守

江海與守兩淮荆蜀不同守兩淮荆蜀全以人
守江海則半以天半以人何以言之兩淮荆蜀
戰在平陸之地守在城池之間必須強兵猛將
始可禦敵故曰專屬人若守江海則異是矣敵
縱有千艘萬艦欲行侵犯一才起柁便為風水
所使所謂千艘萬艦風汎水疾飄泊東西無緣
會成聯合伴并力向前吾國不過得死士三千
人堅守戰船數十隻據要害敵所以經之地一
舟過則殺一舟自可使之隻輪不返况鯨波萬

里又有不測之風颶乎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
一也今高麗雖臣屬於韃然每有疑畏韃賊之
心遷都海島防其侵犯決不至為韃向導縱使
有窺中國之意然無松杉木可以造船其國雖
有船隻止是雜木亦無釘鉄只可在其國近境
往來賣買豈能遠涉鯨海縱曰李松壽在海州
所當防備然北方平原萬里素亦不產松杉其
船不過用楊柳本打造江且難涉况於航海所
以二十年來未嘗不傳李松壽在海州造船厚

以銀兩招南方水手元不見其一毫動息况吾
國之新海州又瞰其旁保無他虞昔辛巳逆亮
犯順固嘗航海為李寶所敗而遁是時亦止在
海州之唐島獲捷初未嘗及吾二浙之海面也
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二也臣空臆盡言冒瀆
聖聽罪當萬坐伏乞睿照 貼黃臣既以海道
宜仰消聖聽但有一事粗當防者臣不敢隱此
問船舶尚有販高麗者大率甲番三隻到麗國
必乙番三隻回歸丙丁亦 之今慶元人見有

在彼國仕官者却緣此等船隻皆屬朝廷分司
制司不可得而察其往來之迹此間之舟乙隻
可以載三二百人萬一彼有異志并吾甲乙兩
番之舟並行拘奪以渡韃賊則亦意外之過慮
也故臣以為若朝廷以船務撥隸沿海制司却
擇一收錢最高年分責令制司抱解淨錢則於
國銖無虧而發船事權屬之制司可以操持考
察其所關事體頗為不細况緩急之際亦可團
結大舟為國家後戶之備此其為計又在不言

之表兼亦可以因發舶舟令曉暢之人偽為商
旅至彼國審探鞫賊事宜等而上之又有無窮
利使難以盡述但此事臣不敢言恐或者以為
與朝廷爭利惟乞陛下自取決於聖衷而已今
有麗鞋本末一冊并用綴進伏乞睿照

奏禁私置園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臣祇被宸命代置瀛閩責以肅清海道之寄臣竊謂清海道莫先於安百姓安百姓莫先於遂生理照得本府管下結埼鎮倚山瀕海居民環鎮者數千家無田可耕居廬者則憊遷有無株守店肆習海者則衝冒波濤蠅營網罟生齒頗多烟火相望而並海數百里之人凡有負販者皆趨馬園志謂之小江下自古官司不置稅場正欲留此利源養贍不耕不蠶之民使之衣食

稍給則非心妄念不作比年以來形勢之家私
置園場盡網其利民不聊生其間不得已者未
免淪而為盜近幸勢家自行住罷園局聽令民
間自營生業小民方有生意但一方姦猾之徒
垂涎未已或恐妄行投獻府第借聲勢以殘民
創砂岸以龍斷使小民衣食之源得而復失委
關利害所合敷奏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劄下
本府永行禁斷刊之于石以垂不朽實為培植
本根消弭盜賊之第一義

貼黃 臣 又竊見結

原缺